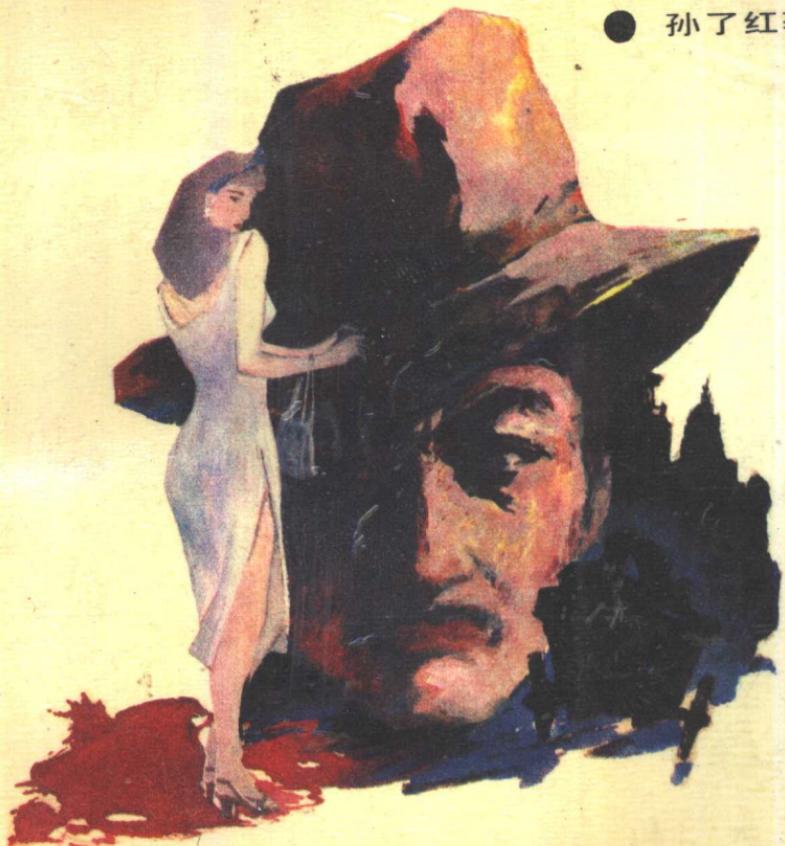


俠盜魯平奇案
俠盜魯平奇案

俠盜魯平奇案

俠盜魯平奇案

● 孙了红著

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IA DAO LU PING QI AN

俠 盜
魯 平
奇 案



● 孙了红

责任编辑：蔚 蓝(特邀)

总体装帧：田大军

封面画：俞 颖

侠 盗 鲁 平 探 案 集

孙 了 红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江苏丰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5 插页2 字数324500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5000

统一书号：ISBN7—5039—0332—5/I·194 定价：4.88元

内容提要

《侠盗鲁平奇案》是孙了红以鲁平为主要形象而创作的系列侦探小说，亦侠亦盗的鲁平卷入了一个又一个扑朔迷离的案件，从而展开了一系列惊险曲折的行动，书中还同时引进了程小青创造的霍桑侦探，显得亦庄亦谐，在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发展中，《侠盗鲁平奇案》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，亦不妨一读。



XIA DAO
LU PING
QI AN

文 化 藝 術 出 版 社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真假之间.....	(1)
蓝色的响尾蛇.....	(31)
夜猎记.....	(155)
木偶的戏剧.....	(204)
紫色的游泳衣.....	(293)
国鱼肝油者.....	(352)
鸦鸣声.....	(406)
鬼手.....	(452)

真假之间

去年圣诞之夜，我曾被一个消闲的集会，邀去说故事，他们跟我约定，在今年的同一夜晚，他们仍旧要我担任这个节目。凑巧得很，我在说故事的时候却又意外地获得了故事的资料；本来，我预备留下这点资料，以便今年践约，但，我自己知道我的脑子，有个健忘的毛病，我觉得演讲而备一份演讲稿，在气派上比较来得大一点，因此我便提前把它写上了原稿纸。假使今年能有机会，我就预备把后面这段离奇的事情，当着某几个角色的面，亲口再说一遍。

这一年的圣诞之夜，老天爷虽然没有制造雪景，为富人添兴，但是天气特别冷，那些时代的骄子们，血旺，脂肪多，他们在各种暖气设备之下，可以通宵彻旦，追求狂欢。但是，无数无数被时代作践着的人，衣不暖，食不饱，眼前缺少希望，心底全无温意，他们无法抵御酷寒，他们也没有那种傻气，希望圣诞老人真的会把白米煤球装在洋袜子里送上门来，到夜晚，他们只能在叹过了几口无声

的冷气之后，缩住脖子，早点到梦乡里去寻求他们所需求的什么。

在同一的银灰色的都市之中，有着不同的两个世界，待在三十三层以上的人，还在挤电梯，想上楼；而在第十八层以下的人，也还被迫地在钻泥洞，往下埋！由于贫富苦乐得太不均匀，毕竟也使这个异国带来的狂欢的日子，显出了异样的萧瑟。

时候快近十点钟。

一钩下弦月，冻结在大块子的蓝色玻璃上，贫血，消瘦，显得绝无生气。凄白的月色抹上那条寂寞的愚园路，静静地，象是一条冻结的河流。

这时，有一辆小型汽车，在这条僻静的路上轻轻滑过，车子停在愚园路与忆定盘路的转角处，隐没在一带围墙与树叶的黑影里。

小型汽车中坐着两个人，坐在驾驶盘前的一个，是个胖子，西装不太漂亮，样子有点滑稽。另外一个，高高的身材，穿着一件美国式的华贵的大衣，帽子是阔边的，带着一种威武的气概。

这个身材高高的家伙，跳下了汽车之后，取出一支烟，擦上火，斜挂在口角里。他向对街的路灯光里一望，只见对街已预先停着几辆汽车。其中之一辆，是一九四七年的别克，崭新的车身，美丽得耀眼，汽车夫拥着车毡在打盹。高个子的家伙注意了一下这辆车的号数，脸上透露出一丝满意的笑，他低下头来，向驾驶座上的那个胖子说：

“好，真的，小熊猫也来了。光荣得很！”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安放着舒适的沙发，与贴壁的半圆小桌。每只小桌上的名贵瓷瓶内，插上点缀时令的槲寄生，火红的叶子，象征热情，象征喜气，也令人向往昔时御沟中的罗曼史，而忘掉门以外还有吹死人的西北风。

婀娜美丽的姑娘们推动轮架，满场供应可口的果点，大家随意要，随便请，不必客气，不必拘束。

音乐台位置于广厅的那一端，跟大穹门对；台后，张挂着一张六尺高的油画，是幅少女的半身像，披着轻纱，胸肩半裸，她的神情真冶荡，好像全世界的春，都是从她一双娇媚的眼内所发源，她睡眼惺忪，盯住了那些忘掉了生辰的人们，像在细声地说：人生真枯燥呀！快来吻我一下吧！为什么不？

没有人解释得出，这幅画，跟耶稣的诞辰有什么关系？正同没有人解释得出，那些享乐者的狂欢，为什么一定要拣中这个舶来品的节日一样。

今夜这个会，并不能说最豪华，但是，所有的声色享受，已足够使毅健于西北风中的人们增加毅健！这里且把会场的节目说一说，那些节目，也都出于派对专家所订。

节目之中，上半夜是各种杂耍，由参加者分别担任，下半夜，却是全体出动的热闹的化装跳舞。

化装舞将开始于一点以后，参加的人，为了增加会场的兴趣，多半预先化好了装杂坐在会场以内。所化装的人物，自出生于科西嘉岛的炮兵大皇帝起，到平剧《小放牛》中的牧童为止，历史的、戏剧的、小说的，形形色色什么都有。把古今的时间，浓缩为一瞬，把中外的人

物，拉扯成一堆，虽然不伦不类，却也是奇趣横生。

我们的派对专家倪明，今夜始终是全会场中最活跃的一个。

他活跃得象个小孩，穿着红衣，戴着红帽，白发苍苍，白发拂拂，加上一脸的皱纹。原来他所化装的，却是那位贩洋袜的圣诞老人。

圣诞老人在圣诞之夜真是特别忙。他是全会场的神经中枢，每一个来客要由他招待，每一个节目要由他报告，每一件事务要由他分配。他拖着那双大皮鞋，蹒跚到东，蹒跚到西，蹒跚到南，又蹒跚到北，他蹒跚到哪里，哪里就添上了欢笑，会场里有句口号：倪明所到的地方总有光明。

他常常被人拦住去路，像阔人们出外常常被人拦住去路一样。

有一位大茶商正从化装室内走上会场，脸上几乎抹了三寸厚的粉。一大阵拍手欢笑包围着这个人。那人名唤谢少卿，扮的是纸头人二百五。

这个二百五，似颇有志于摩登，服装已改变成了时代化，一套有声西装，连领带衬衫都是纸糊的，走一步，蟋蟀，动一动，蟋蟀，一个顽皮的小女孩拿着一盒火柴，蹑手蹑足跟踪着他，在耀耀欲试。

这个身材高大的二百五，拦住了那位矮小的圣诞老人，高声地唱着：

“你是我的灵魂，你是我的生命！”

“你不要认错灵魂，他是倪太太的生命！”有人马上

接口这样唱，这个接唱的人，是个全副戎装的娇小的花木兰。

笑声大作，白胡子在人丛里乱抖。

另外一小堆人在另外一个角落里，包围着另外一个重心，在制造浓烈的欢笑。那个被包围者是今天全会场里，最美丽而也最有名的一位小姐。在这银灰色都市的交际圈中走走的人，你若不知道景千里小姐，那你真是起码得可怜！

景小姐芳名千里，有人把她的芳名颠倒过来，在背后恭称她为千里镜，同时，景小姐另有一个美丽的外号，被称为熊猫小姐，也有人叫她为Miss Unite。

过去，在这位熊猫小姐身前身后，以旋风式的姿势打转的年轻绅士们，少说点，该以两位以上的数字来计算。但在距今三月之前，那些旋风似的勇士们，忽然集团地大失所望，原来，熊猫小姐虽没有郑重出国，而却以闪电方式跟一个人结了婚。

千里镜是有深远的眼光的，她所挑选的对象真不含糊，她的幸运的外子刘龙，是一位热衷于政治的人物，他的大名，虽然并不十分了不起，但是，他在TVS的幕后，的确是个二等的红人，同时呢，他在从政之余却还经商，在他手内把握着好几种大企业，依仗着某种优势，加上心凶，手辣，会攒，会刮，他的钱囊，永远是在膨胀，膨胀，而再加上膨胀！

景小姐自从被装进了这膨胀的钱袋以后，她的芳踪，不复再见于昔日的交际场，但据传说，她跟几位阔太太们，最近却是赌得非常狂热，快要把五十二张纸片当作食

粮。今天，这头美丽的小熊猫，居然被牵进了这个集会，在我们的派对专家，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。

这时，包围着圣诞老人的欢笑声一哄声传到了景小姐的位子边，她赶快高喊：“你们笑些什么？倪明，我的圣诞老人，你不分点光明给我，你忍心看我失明吗？”

“什么？景小姐，你说的是失明还是失恋？”那位大茶商擦起他的纸制的上装蟋蟀蝉地走过来。他手里拿着一只花纸糊成的板烟斗。

“滚开些，二百五！”小熊猫向他娇嗔。

这时小熊猫身边另有一人轻轻接口说：“真的吗？景小姐，你也失恋了，为了什么？”这个故意插言的人，装扮着一个十九世纪的海盗，实际，他是一个颜料商的儿子，名子叫作徐嵩。过去，他也曾为这熊猫小姐发过精彩的男性神经病，但因钞票的堆积不够高度，结果，他在必然律下失败了，直到如今，他还怀着满腔的幽怨，无处发泄。

于是熊猫小姐向他噘噘红嘴唇，说：“你放心，我永远不曾恋爱过什么人，所以，我也永远不会失恋。”

海盗说：“那末，刘先生有点危险了；你预备放弃他了吗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放弃他？至少，他是我的一本靠得住的支票簿，我有什么理由要把支票簿放弃呢？”红嘴唇又一拨。

海盗默然无语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下一个的节目又开始了。

只见圣诞老人站在会场中心，向大众报告说：“现在请看曹丞相的后代曹志宪先生表演魔术，他今天荣幸接

大员，表演接收魔术，请诸位多多捧场，多多送些汽车洋房给他。”

满场掌声如雷。

曹丞相的后代，摇着他的四点一刻，在热烈的掌声中缓步登场，他身上穿着参加鸡尾酒会那样漂亮的衣礼服，头项着尺许高的礼帽，鼻子上抹着一小块铅粉，额上用铅粉写着一个官字，那种轻骨头的庄严的样子，引得满场大笑。

曹先生在会场中心那张特设的小桌边上放下了他的四点一刻，脱下了白手套，然后向大众鞠躬，把双手撑住桌子说：“兄弟今天初次登台，有大段道白，先要向诸位宣读一番。”

“欢迎！欢迎！”群众向他高喊，其中那个化装成杨贵妃的张三小姐，尤其“欢迎”得起劲。

于是那位魔术大员咳嗽一声，郑重发表说：“戏法人人会变，下官变法不同，官能做衙投机，财会发得轻松，笑骂随他笑骂，昏庸由我昏庸，上台中国贵人，下台外国公寓，眼明脚长手快，头尖脸厚心凶，升官而且发财，巧妙都在其中！”

又是一阵如雷的掌声。

有人在偷望景小姐，因为景小姐的那条龙，是这个忽官忽商的两栖动物。但是景小姐也在拍手。

一个扮作梦里想造反的阿Q的人，名字叫做洪夢，高声向这魔术家说：“大人，小的凭老百姓的资格向你请问，有什么大饼之类的东西，从你礼帽里变点出来给我们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没有！”魔术大员沉下脸。“我的戏法，只会变进，不会变出。”他脸向众人。“喂，诸位，有什么东西要我变走吗？钞票、条子、珠钻，都好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，我都能变走。”

“人，你能变掉吗？”有人在问。

“当然！他能连你的血肉、脂肪、骨髓，变得一点都不剩。”阿Q代魔术家说。

于是有人把大叠钞票丢进了魔术家的帽子，看他如何变掉，魔术家轻轻把礼帽一摇，眼珠不及眨，果然，变掉了，手法真快！随后，他把预先陈列在桌子上的小洋楼，小汽车等等，同样丢进他的礼帽，同样一摇、一摇、一摇，同样不见了、不见了、不见了！

他说：“你们有最贵重的东西交给我，我就能变出最新奇的戏法来，让诸位解颐。谁愿意试试？”

大众感到非常有趣，不发声。

魔术家似乎等得不耐烦，他忽然从胸口伸出一只剩余的手来，向大众勒索。

众人大笑。

杨贵妃从手上脱下了一只镶土耳其玉的指环说：“这个，可以变吗？”

“拿来交给我。”魔术家说。

“不，拿来，一切交我，不必交给他！”

突然有个凶锐的语声，发自另一角落，划破了全场欢笑的空气！全场的视线都被这个怪声拉扯了过去。只见，有一个戴着黑色面具的人，严冷地，矗立在左方窑门的帷

幔之前，手里，拿着一支小左轮！

全场的人呆住了！

有人想笑而没有笑出来。

拿手枪的那个人，继续在发命令，他的严冷的语声，好像使人心头系下了铅块。他说：

“嘿，很好！你们这一群人，真高兴哪！你们忘却了门外边有西北风，忘却了西北风里还有冻饿而死的人群！很好，来来来！”

他把手枪口一摇一指。“现在，请带钱的绅士们，有饰物的太太小姐们，排好队，走到那边的角落里去，等候我的检查！喂！不许乱动！”

这个新奇的局面不知是真是假，但，整个暂时寂静的广厅里，的确有好多颗心在往下沉，往下沉！

静寂中有一人在打着轻声的哈哈安慰着身旁的一位女宾说：“你忘却了倪明的话了吗？他说今夜还有意外的刺激，不要慌，那是假的。”

“好，假的！”戴假面的家伙凶视着发声的所在，那支小左轮，像架汤姆生轻机枪那样向四周摇成一个半圆形，他说：“我这支假的左轮枪，装足六颗子，足够在六个人的身上制造半打空气洞，谁要试试吗？”

手枪管向前一伸，有一个站在火线里的小姐阿呀一声向后直躲，但是，那个手枪口忽然又向上一仰，指着一支烛形的壁灯做了目标。

砰！

一支红烛形的壁灯应手熄灭，豁啷啷，玻璃纷纷碎